

编者语：本期栏目重在儿童文学讨论、表现特点和文本三个方面。3篇文章分别就动物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具体作品的文本进行研究。其中《动物文学被儿童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分析》从多个维度论及了动物文学存在的客观性及其价值功能；对图画书中死亡书写的研究，作者比较详尽地分析了伊夫·邦廷作品中的儿童视角、镜像式意象、爱的引导者三个方面的特色；另外一篇作家作品研究，作者运用多学科理论解读作品，分析作品人物形象的相互映照关系，展现青少年主体性确立的艰难过程。

动物文学被儿童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分析

——动物文学谈片

韦 苇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科技文明突飞猛进背景下的动物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动物文学被归属到儿童文学，是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文学作品连幼童都可以阅读欣赏，对儿童具有强劲的吸引力，因此，本来并非儿童文学的动物文学在少年儿童中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教材，动物文学这个独立的文学品种于是被儿童文学所收编。

关键词：儿童文学；人文文学；动物文学；人与动物

中图分类号：I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19) 02-0001-08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2.001

Reasoning Analysis of Animal Literature Incorporated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WEI Wei

(Institute of Children's Cul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China 321004)

Abstract: Animal literature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 rapi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imal literature is incorporated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since a large numbers of works can be read and appreciated by children and attract them. Therefore, animal literature which did not belong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originally have more readers. Because of special connotation and heterogeneous aesthetics, animal literature becomes the special textbook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of nature and lives. Animal literature, as the independent literary style, is incorporated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human literature; animal literature; humans and animals

一、动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动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这是无需在这里论证的问题。人类从站立起来，成为树栖猿—地栖猿—狩猎猿，这“裸猿”是算人呢，还是算动物呢？应该说，他们已经产生人类的基因了。人类的这种基因积累过程还保留在从胎儿到童年期中。

是语言、文化、艺术、运动、科学使世界上有了人类。科学可以发达到无限高的水平，但人类的基本面仍然是相当简单的生物现象。《裸猿》的作者德斯蒙德·莫利斯在他的书里警示我们：“……我们必须长期而严肃地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生物，以此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动物在人类的祖先那里是人类的朋友。”今天被驯养的诸多动物与我们的生活天天

收稿日期：2018-09-03

作者简介：韦苇（1934—），男，浙江东阳人，文学史家，诗人，翻译家，教授，主要从事外国儿童文学研究。

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普里什文也发表过同样的观点：“我感到同所有这些能飞、善游、会跑的生物都有着血缘关系”。

多少千年，人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尊严。所以当有动物学学者研究到“人的生物学本质”“人的动物属性”时，人这种超级高等动物就难以面对自己的生物学本质和动物属性了，首先是宗教界人士，他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说动物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会使人类掉进“兽性本能的陷阱”。是的，人类文明越往人性化方向完善，人就必然离兽性化越远，其表现是，在配对纽带的保证下异性做亲密接触、千方百计呵护儿童、寻觅多样食物、保持清洁卫生、避免流血争端、祈愿天下和平等等。再则，动物学家把世界上的城镇说成是“人类动物园”，也是有大量丰富、周密的阐述、解析与论证的，考察了人类的划地生存并加以据守并在有可能时竭力扩张地盘、人类的暴力攻击行为、人类中的强大者时或对弱小者进行霸凌欺辱、人类对绝对权威的艳羡和追求、人类违背婚姻家庭诺约的局部现象、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呵护不力，或反之，儿女对父母视同陌路等现象之后，发现了人类与动物的生物性脐带其实是没有完全割断的。

不用细说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用细说类人猿告别以野果腹充饥之后，人作为食肉动物与动物的依存关系；不用细说人的生产生活曾经怎样得力于动物；不用细说人豢养宠物庶几又回到了我们的始祖与动物相亲相依；不用细说候鸟重又回到湖泊所给我国百姓带来的喜不胜喜……

为什么汉民族的十二生肖都采用动物？炎黄子孙为什么要迎龙灯/耍狮子？戏台上为什么要穿蟒袍？孩子衣服上为什么要印上史努比、唐老鸭和米老鼠？

连我们说话，我们表达一个想法、一个意思，离开成语、谚语和俗语会有多么乏味、多么难！它们已经不可能再从我们的生活里剥离出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离得开这些成语说话吗？——腾笼换鸟、筑巢引凤、骑马找马、黔驴技穷、杯弓蛇影、引蛇出洞、狡兔三窟、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塞翁失马、守株待兔、狼狽为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兔死狐悲、为虎作伥、鸡犬升天、狗仗人势、与虎谋皮、趋之若鹜、犬马

之劳、犬牙交错、鹊巢鸠占、人困马乏、作鸟兽散、如鱼得水、狼吞虎咽、丧家之犬……

我们若离开民间俗语，说话会多没劲！中国人说“一箭射双雕”，外国人说“一石打两鸟”；中国人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外国人说“猫儿不在，就是耗子的天下”；中国人说“狗改不了吃屎”，外国人说“只要是狐狸，它的梦里便只有鸡”；中国人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外国人说“世上没有好到不吃草的马”；中国人说“黄鼠狼给鸡拜年”，外国人说“狗给你摇尾巴，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的面包”；中国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外国人说“乌鸦呱呱叫，事情好不了”；“狐狸给鸡拜年”，外国人说“狐狸不会给狼领路”；中国人说“狡兔有三窟”，外国人说“心肠再好的狐狸也有三个洞”；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外国人说“钱能让狗跳舞”；中国人说“狗改不了吃屎”，外国人说“狗永远记得你给过它骨头”；中国人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外国人说“没有猎狗逮不住兔子”；中国人说“得着驴子当马骑”，外国人说“驴子不因为进了基辅就成了骏马”；中国人说“跑得比兔子还快”，外国人说“快得就像猎狗追兔子”；中国人说“毒蛇口中吐莲花”，外国人说“小心狐狸嘴巴甜，小心花下有毒蛇”；中国人说“一山难容二虎”，外国人说“一个窟里容不得两头熊”……

明摆着的事实是，不取动物以比方，人就无法交流，至少，没有暗喻，交流的言语就不能含蓄地说理，叙述就没有活气，且无法做到婉曲、简洁而准确。

人与动物联系是天然的。尤其是孩子们，他们无不想知道与自己关系如此密切的动物世界，而如果关于这个世界的呈现方式是文学的，即具象的、细节的、故事的、有作家智慧的，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那么知道另一种世界的法则与奥秘，就会成为他们的渴望。

二、科技文明突飞猛进背景下的动物文学

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发达，给人类自身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人和人的支配欲可以无限制的挥发与膨胀，可以任意的奢侈。其实，地震和海啸就告诉我们，人和人的意志不是万能的，“人定胜天”

不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不易真理。在地震和海啸面前，自以为万能的人其实和动物一样，抗拒不了更控制不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心脏部位的激情。地震和海啸其实是被动地把人放在与动物同样的地位上，甚至人显得更脆弱、更无能，动物已经对地震有预感的时候，人类还茫然无所知。这样来认识大自然，我们会认识到人类的渺小；这样来思考生命，就能够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的立场，就能消除人类对动物的傲慢与偏见，就能消除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种种错觉，承认人类并不是地球的主宰者、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只不过是地球上一种能用语言思维、表达，从而具有物质和精神创造（首先是艺术创造）能力的动物而已。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地球是一个人与动物命运与共的大生物圈，地球是人和动植物一起拥有的生存共同体，我们的生态伦理观念才能正确地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种氛围，即对有些生命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特别强的人士怀有更高的敬意。所以，某种范围内可以涵盖动物文学的大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种，尤其是学科性的大自然文学研究，不可能在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城市文明兴起的19世纪以前产生。当动物的生存问题因为工业和城市的迅猛发展而引起严重关注的时候，当作家对动物生命有新的理解的时候，以动物为本位、为重心的动物文学就自然而然应运而生了。动物文学作家只不过是能用文学方式来思考大自然、思考生命、思考动物的一批人而已。他们把真实的动物世界用艺术的语言经营成为精彩故事、生命传奇，打造成为文学图书的常青树。

动物文学能给孩子以独特的生命教育，从而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儿童从动物文学的形象中获得审美感动，与动物文学里的形象发生共鸣，与此同时，孩子会认识到，动物是一种与人类不同的生命存在，它们的行为可以促使孩子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反观和反思，促使孩子审察人类自私本性的后果，从而克服人类的骄横和偏见。孩子在受到生命教育的同时，他们的人格也就可能在更广阔、更丰盈的背景上得到健康的发展。

伟大的大自然文学作家普里什文的创作理念，就明显超越了环境保护和生物保护层面上的意义：

他的作品激励读者去亲近大地母亲，去和大地和谐相处，去恢复与大自然的良好关系，去关注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只禽鸟和野兽、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河流。高大的松树、清澈的湖泊、连绵的山峦、飞跃的松鼠、胆怯的小鹿，清新的空气里脂香和果香扑面而来，在各种动植物的环境中，人的心灵能有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普里什文的说法与G. D. 罗伯茨的说法不谋而合。罗伯茨认为动物文学有强大的解放力量，它“……有助于我们反璞归真，但并不要求我们倒退到野蛮状态。这类作品将我们带回到古老大地的亲缘关系中去，又并非叫我们放弃……世代积累的智慧，放弃任何‘历代巨大成果’的精华……它的深远意义将日益凸现，使我们焕发勃勃生机，使我们更加古道热肠，具有更加高尚的悲悯情怀，而且只有到了这一境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动物故事的奥秘。”

飞过天空的野鸭有无形的价值；出没于山间的灰熊有无形的价值；野外的声音、气味和记忆都有无形的价值。

向森林走去，纵然只是向城市中央公园的绿洲走去，去看看鸟们筑在树丫间的窝巢，怀着朝圣—心灵朝圣—的心情。

三、动物文学不是生态保护文学

法国著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于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了由詹·奥·柯伍德的读物小说《灰熊》改编的电影《熊的故事》。电影在许多国家上演后，据说“吸金一亿多美元”，可见其观众数量之多！而且还不只是观众受到强烈的震撼，继而居然还发生了这样喜人的效果：在法国，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将尽全力去保护比利牛斯山上仅存的那16头野生灰熊；在奥地利和瑞士，人们正努力为熊做宣传，并为它们建造国家公园……其中，奥地利正计划取消在某个美丽山谷中建造水电站的项目，以保护熊的生存环境；芬兰人观看了电影之后意识到他们还没有禁止捕熊的法律，所以他们正在为法律的制定做努力；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挪威的国王、以及荷兰的女王都以世界自然基金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电影的放映式，并努力地在各自的国家为熊谋取生存权利……

我举出这个例子,可能会被人误解,是不是我要把动物文学的创作宗旨定位到自然环境的保护、动物保护、动物物种的保护上。从客观效果上看,动物文学的创作和流播可能起到些许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有利于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然而究其实,所有这些都还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就是说,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潜在的立场还是人类为自己着想,利用自然来为人类谋取自身利益使之最大化。和这种立场相对立的生态伦理观,是把大自然中的动植物都放置于和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来考量。每一种生命的存在都体现着造物主的美意,都有其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人类其实当担不起救赎被人类破坏了的大自然环境之责,人类要做的,是克制和收敛自己“征服自然”的野心和欲望,不去侵扰其它生命的自然存在。这种生态伦理观需要人们从内心深处消除面对大自然、面对宇宙时常常持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从而对所有的生命存在树立一种谦卑的姿态,尊重造物主的法则,与世间万物达成和解。这不仅是爱心、责任和良知的问题,更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内心里没有形成对于生态的生命主义信仰,那么,他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对动植物的态度,就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限的。有什么样的内心生态,就会有怎样的外在生态。世界上的恶、不义、非人道、破坏、攫取、剥夺、虐杀等等,难道不都是从人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吗?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去感触自然的痛苦,抚摸动植物的伤口,深入认知地球生物圈的共生关系。现实地,我们可以多去听听非洲塞伦盖蒂大峡谷大自然保护区的动物卫士们、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者们的诉说,恭恭敬敬地聆听他们所讲述的大自然传奇故事;还得听听动物物种保护专家们的警告:一样动物物种消失了,就永远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了,人类没有恢复动物物种之智、之策。

中华民族有个好传统。中国的儒家学说、佛教学说、道教学说在推动和谐社会和和谐生态方面都有可贵的治理智慧。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或是佛家的众生平等,中国这些哲学理念已经帮助我们的文化存活了几千年。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儒家的答案是“我是父母的孩子,也是我孩子的父母。”我国古人皆知

道,人都是延续千万年的血缘关系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个人的利益与其前辈和后辈的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民间(尤其是兄弟民族地区)朴素观念,就是想到子孙,想到千秋万代的利益。

在考虑地球和生命这一命题的时候,西方有西方的模式,东方有东方的模式,但是,可以相信,人类的大智慧都是相通的。

动物文学是文学。文学有自己必须完成的、文学所规定的艺术使命。如若将动物文学的阅读附丽于生态和环保的需要,并以此为动因来创作和阅读动物文学,就把主要供人作精神性欣赏的文学功利化了,把文学的审美意义黯淡了。所以,动物学的真实性只是对动物文学的内容要求,文学还有自身的“文学性”要求。

四、地道的动物文学作家总是为数不多

往往是这样,满足优秀动物文学创作的这样一些条件的人总是为数不多:他们终年和森林、和草原同春秋共冬夏又懂得如何在文字中藏匿艺术密码的人来从事动物文学书写,对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预设信赖的态度,而且它们总不会辜负读者的期待;他们常年在野外,与山林和大海为伴,以考察禽兽和水栖动物为业,这一类人来写动物文学,以细腻的文笔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动物世界就总是鲜活、生动、陌生和震撼心魄;有的文学人天性里就存在这样一种因子——愿意把所有心中的爱都痴痴地倾泼向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一接触动物就会投入他们全部的感情、热忱和心智;他们保护大自然生态平衡的职业需要他们挂着、背着望远镜、照相机、摄像机和录音机,在深山野岭间跋涉,风餐露宿,在艰险中付出悠闲于城市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辛苦,又总能抽时间从事动物文学的写作;他们颇具文学涵养而矢志献身于动物保护、动物物种保护;他们本身是科研人员、文学人或各种学问的人,而又愿意与动物亲密接触,与鸡鸭、猫狗、马牛羊等动物常年厮混,把他们对家养动物与田园动物的观察、理解所得以文学方式奉献予读者,与好奇心特别重的人们分享他们与动物相处的心得……以上所述的各类动物文学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描写对象的直接性和直击性,而恰

是在这一点上，动物文学和其他文学尤其是书斋文学划出了分界线。从事书斋文学创作的人数量多，从事动物文学创作的人数量少，当是不足为奇。

在俄罗斯，以作品的质朴和醇厚著称于世界的维克托·彼特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一直对大自然怀有博大而深沉的爱心，流淌在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分界线上的叶尼塞河的风风雨雨，洗礼得他满脸皱纹、皮肤粗糙，“活脱脱一位好心肠的西伯利亚大叔”。他笔下的大自然充盈灵性，富有强烈的动感，在疾风暴雨过后，在絮絮叨叨的溪水旁，他会一连数小时观察花蕾悠悠绽开，欣喜地看着黄瓜怎样开花、结出小黄瓜纽儿；他哀叹一片秋叶从枝头飘零到地面……他看到，狂风骤雨过后黑麦倒伏在地上，虽然很吃力，但还是慢慢从地上站立起来……而在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里，所有这些景语都是情语，融化着人/作家的心态和情绪。请来读读这篇《羽毛留下的思念》：

雪，融化了，湿漉漉的。

玻璃窗上残留着一片羽毛。鸟羽揉破了。没有光泽而且看上去没有生命的神采，令人心痛。可能是一只小鸟儿夜里用喙啄我的窗户，哀求我给它些温暖，而我这个人听力不济，没有听见，因此没有把它放进屋里来，于是这片洁白的羽毛就贴在了窗玻璃上，像是在责怪我。

后来阳光晒干了窗玻璃，小鸟的羽毛不知飘落到哪儿去了。可是它却给我留下了痛苦的思念。也许这只雏鸟儿没有找到栖身之所过冬，没有活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郁闷和忧伤。无疑的是这片小小的羽毛飞入了我的心扉，黏贴在了我的心上。^[1]

阿斯塔菲耶夫，一位20世纪在世界上占有相当位置的大作家，在为谁痛苦？为谁忧伤？为什么忧伤？思念什么？思念有多悠长？

这样的作家在欧洲、在美洲固然不止几个，但为数也不多。

在我国，刘先平长年累月在荒无人烟的艰险处所披荆斩棘，时时还要提防猛兽、毒蛇、山蚂蝗、牛蜂……的袭击，每天忍饥挨饿走几十里隘道，晚上还得在跳蚤、黑虫满身爬，在臭气熏天的牛尿味

中睡去，这样，第二天才能在鸟鸣声中迎来清新的黎明，才能在山崖的云海间开始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开始工作……

小翠鸟发现鱼了，飞下了树枝，向水面扎下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快到水面时，他却不再往下飞了，抬起头，翠蓝的小身子向上一仰，两只翅膀不停地拍扇着。

它就停在那个高度，不上，不下，不前，不后，像是直升飞机泊在空中，两只小眼睛却紧紧盯着水面。

突然，它头一低，尾巴一翘，猛地往水里俯冲，然而小鱼在它眼皮底下遛跑了。它还停在空中，耐心地等，直到小鱼再浮到水面，才立刻扎下去，一口叨住……

——《云海探奇》^[2]

动物捕食的场景可以有千千万万，但是小翠鸟捕食的技能技巧，停泊在空中的耐心，刘先平给大家所勾勒和细描的，却是独一份。

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在我国尤其是凤毛麟角。

有的作家是在庭院里和动物朋友游戏着、玩乐着、观察着、感受着，把自己独特经验与体验精心营造成了动物文学作品；至于动物园里的动物驯养员，就直接把园务工作体验和所见所闻演绎成了精致的动物文学作品。但仍然是，不是愿意在林海雪原里付出辛苦劳瘁的人都有幸成为动物文学作家的。所以，多大程度上能受到读者的青睐，走进人们的阅读，还得具备文学天赋、文学涵养诸方面的种种非意志与努力所能成就的条件。这样，进入文学宝库、进入文学史的动物文学作家、作品就当然只能是少数了。

五、人文文学和动物文学

人文文学和动物文学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交叠在一起，只是常人没有多少区分的必要，但是一旦准备为动物文学来建立系统的理论，那么区分的问题就必须提到日程上来，提到著撰者的桌面上来了。

人文文学中也有不违逆动物学原理，而其书写的宗旨却不在意于动物文学书写的基本原理。读者读它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读动物文学。这里

举一首韦苇的诗为例：

听 话

老母鸡，
抱小鸡，
抱出一只小鸭鸭。

小鸭鸭，
呷呷呷，
漂在河里，
直叫妈妈。

鸡妈妈，
去救它，
“我教你刨地，
你总不听话，
现在你看，
遭淹了吧！”

小鸭鸭，
只管划，
“妈妈，妈妈，
下水来呀，
干吗尽去刨地，
河里有鱼有虾！”

鸡说鸡话，
鸭说鸭话，
哦哟什么叫听话？
你说什么叫听话？^[3]

这首诗从生物学原理来看没有违背动物本性。鸡只在泥地上刨食，爪子整天地往后抓扒，扬起蓬蓬土尘；鸭则总在池沼、水塘里捉鱼逮虾。两者都是没完没了，不知疲倦。但诗的写法一开始就是寓言性的。它的宗旨乃在传达一种浅显的理趣。

再譬如金波的这首诗：

记 忆

我至今记得，

童年的时候，有一天，
我唱着歌，
从草地上走过。

突然，在草丛里，
闪过使人目眩的颜色！
我只觉得一阵寒战
从我脊背掠过。
啊，我看见了一条蛇！

我逃遁得远远的，
望着那条蛇，
它穿过草地，
又游过小河。
像一阵冷风吹过。
它慢慢地、慢慢地
攀上一棵古树，
变成了一根枝条，
在绿叶中隐没。
而小鸟，还在枝头唱着歌。

突然，那蛇，
纵身飞去，
擒住了小鸟，
也吞下了
小鸟没唱完的歌。

（我只看见
几片彩色的羽毛
像枯叶一样飘落……）

我童年的记忆里，
有星光，有月光，
也有春天的花朵。

然而，我
永远不会忘记：

那鸟儿没唱完的歌……

这首诗的内容没有违背动物文学所需要懂得的丛林里弱肉强食的法则。丛林里天天都在演出这样的动物觅食、捕食、掠食的场景。丛林法则要求动物有无声无息的脚步，明察秋毫的目光，识别风向

的耳朵和尖锐的獠牙，狮虎豹之类的猛兽要维持自己处于林中食物链的高端地位，就必须具备搏杀和捕食本领，只是动物文学的书写需守住“中间立场”，即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弱肉强生的生物链存在，丛林里的活力就难以为继——长白山虎不捕食其他动物，哪来它们的啸傲山林、威猛无敌？！丛林活泼泼的生动存在就是因为有丛林法则在维持着动物的生存链条和物种繁衍规则。弱肉强食，在人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密林里长年累月上演着。只是，丛林法则是万不可挪用到人世间的。人性的一大意涵就是从根本上自觉、严格排斥丛林法则在社会、人间运用。而金波这首诗之所以无关于动物文学，就是因为它传达的是人的“人情味”，透露的是一种强烈、浓稠的情商，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说的“Humanism”，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所表现的是一种弱者的生命被毁损时在作者心灵里引起的痛切感和震撼感。你读它，你会立刻被金波心中的“Humanism”所俘获。《记忆》属于人学——人文文学的范畴。动物文学里也难免有人的情感因子和审美因子在隐隐起作用，但重心不在人文。

六、动物文学被儿童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分析

动物文学在原初意义上，显而易见，它不是为儿童的文学。从创作动因到创作成品到发表园地，作家书写动物题材的文学作品本也无意于瓜葛儿童文学。考察许多动物文学作品之归属于儿童文学，往往是双向的：擅长于“人与动物”题材和动物题材的作品问世后，作家意外地发现他们的作品能吸引儿童，能轻易在儿童中间赢得读者；而在儿童这边说，也希望作家能为他们提供动物题材的新鲜故事，这类作品内容的陌生感很容易唤起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从中获得阅读快感和阅读满足。于是，创作方、儿童方、出版方三方一拍即合，共同合谋戮力，在社会上、在文学界、在学术界把这类文学固化为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至少在中国的情形是这样），成为儿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构成儿童文学的一大块。但动物文学和儿童文学仍然是若即若离的，它们的维系仍然是松散的。不过，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是低龄儿童可读的动物题材作品，作家创作它们时为儿童的故意性越强，甚至有的就明摆着存在讨取孩子欢心的故意。

在中国，普里什文的大自然文学创作现象被关注得最多。如果遍读普里什文的全部纪实性随笔，那么就会发现，把普里什文认定为儿童文学作家，确是窄化了他的作品的深远意义与影响，也涉及对普里什文的评价高度。儿童文学确实难于涵盖普里什文作为“哲理抒情散文开创者”的崇高地位。他的自然美和人性美母题的创作，反思着人性的丑陋残酷、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速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具有如此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普里什文，应不能为儿童所独享。纵然就整体的大文学而言，纵然就世界范围而言，很难找出第二位作家能如他这样把自己柔韧的美学触角潜探到世界的原初和根本，能如他这样饱蘸诗意的笔墨去触摸人类的根脉，让读者感受到阳光与水流的纯净、树木生长的蓬勃和繁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中国黑鹤的作品，把它们框定在儿童文学里，其实也是窄化了它们的阅读意义。

动物文学被归属到儿童文学，是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文学作品连幼童都可以阅读欣赏，对儿童具有强劲的吸引力。于是，教育工作者们就认定“儿童大自然文学阅读是儿童教育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理由有这样五个方面：（1）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人道的亲善关系。（2）为孩子们认知大自然中繁富生态的知识及其规律奠下初步基础。（3）引导孩子们发现和感受大自然的美质。（4）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培养保护大自然的意识与愿望。（5）让孩子们知道到野外参加卫护大自然行动的途径。

动物文学的功能从来是双重的，既有文学美的诱惑，同时又能扩大和深化对大自然世界的认知。教育工作者队伍，其数量之庞大、之遍布于广大地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理智地、自觉地——在认识到动物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的前提下，来接受动物文学、利用动物文学，搭起动物文学通往儿童读者的桥梁，是动物文学的创作者们和出版者们所梦寐以求的事。所以，动物文学成为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因缘于动物文学数量众多的少年儿童接受者的存在，也就是说，动物文学在孩子们那里有“买方市场”。

七、“动物文学”的命名

命名往往是先姑妄名之，后姑妄用之，渐渐约定俗成。譬如今天文学理论著作中普遍采用的

“儿童文学”“成人文学”“女性文学”等等，究根问底，其科学的准确度都是值得探究的。“儿童文学”这种命名就可以被提问：“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是儿童写的文学？那么，“动物文学”也是姑妄名之，姑妄用之，“动物文学”作为一个术语其边界在不同的学人那里有不尽相同的理解，至少有“宽”“严”两种。

C. G. D. 罗伯茨在 20 世纪初的《动物故事概述》自序中第一次出现了“动物文学”这一术语。但是欧洲后来并没有普遍采用，即并没有用“动物”作为定语来限定一类“文学”。教科书里用的是“大自然文学”“儿童大自然文学”“以动物为描述对象的文学”“动物故事”。中国通常言论中的“动物文学”，在外国语里与“动物故事”最相近。看来，“动物故事”（包括篇幅较短的描述人与动物关系、动物与动物关系的小说）的涵盖力比较强。但在中国人的感觉里，用“动物故事”来概括这一类文学，似乎显得分量轻薄了些，容易造成与动物文学内涵、规模、审美要求不相称衡的误读，中国的动物文学作家们也不愿意说自己是“动物故事的专业书写者”。

1983 年—1985 年，我撰修《世界儿童文学史》时，因为是史无前例，需要做的综合、归纳、分类、命名工作是大量的。我必须在“大自然文学”“动物故事”“动物文学”三种指称里挑定一种作为《世界儿童文学史》中一类文学的章节标示。这三种指称互有交集。我选定的指称即命名应该能够与这样一些经典文学创造者的名字相配称：汤·西顿、费·萨尔登、米·普里什文、韦·比安基、乔伊·亚旦森、棕鸠十、吉约……这三种指称都有“动物文学”的内涵，但三者所指不尽一致。哪一种指称与我对文学史是最恰如其分的呢？写文学史，文学性必须立为第一标准。而所谓文学性强不强，又主要取决于作品中人和动物的形象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对于人与动物关系、动物与动物间的关系的描写多大程度上是精准和深刻的，对于动物传奇的表现多大程度上是地道的和到位的。“大

自然文学”的描述对象包括山川湖海间生活着的所有生物，虽然野生动物必然是描写的主要对象，但对植物、花卉的观察与实录也一定会占相当重要的位置（俄罗斯的尼·帕甫洛娃博士就是专写以植物、花卉为描述对象的文学作品的，并流传至今）。对植物的描写多半是静态的。然而对孩子有着强大吸引力的则总是动态的甚至惊险的描写，狂野、猛烈、奇谲、跌宕，传奇性和陌生感和意想不到的结局等等，总是更能抓住孩子的阅读注意。“动物文学”书写注重的是后者。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文学”不涵盖活跃在田园中、庭院中、动物园中的动物，而动物文学中的“狗猫文学”是其重要一脉。我于是有理有据地选定了用“动物文学”来命名以西顿·汤普森、普里什文、比安基、吉约和他们的动物小说为高地标志的这一块文学。定名时引用了法国安·拉格尔德的话：动物文学中的动物“比神话中的仙女们要更可信；也引用了日本户川幸夫的话：“动物教我们的东西意外的多。”并指出：这个文学品种吸引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大自然探索者为少年儿童创作了许多新奇而又有多重价值的作品。

自中国有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以来，这是头一次在文学史里设置独立章节来介绍和阐述这块内容独特的文学。2009 年，在《世界儿童文学史》出版后的第 23 年里，在应运而生、面貌崭新的《儿童文学概论》（朱自强著）里，《动物文学》被作为其中的“第十一章”进行了理据齐全的论列。到此，“动物文学”的崛起和它的命名应已是稳定了，没有人去动摇它了。

[参考文献]

- [1] 阿斯塔菲耶夫. 树号 [M]. 陈淑贤, 张大本,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 刘先平. 云海探奇 [M].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0.
- [3] 韦苇. 听梦——韦苇童诗选 [M]. 唐筠, 绘画.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